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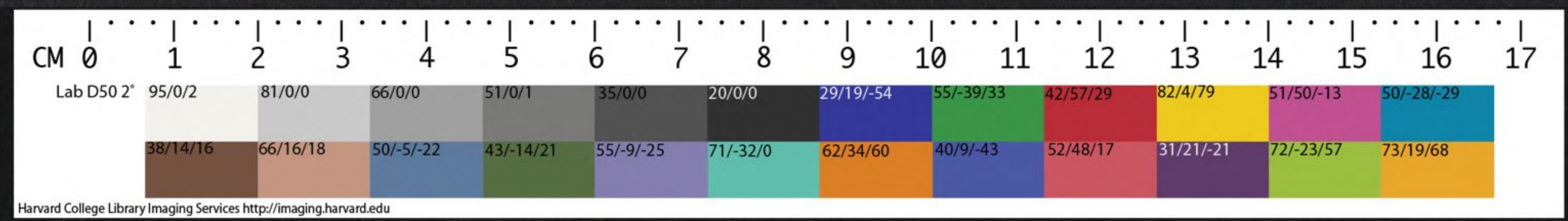
T2511/27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OM

DEC - 2 1954

史記九十六至百三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好書律曆史記
下方書名高祖功臣表作北平侯○張蒼好書律曆
史記御覽引此方脫此事或謂此下方書者乃
指上律曆言也○索隱曰案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
張蒼十六篇名曰張氏微又道家有張蒼
方書十八篇名曰張氏微方書者乃此所
謂方書也○有聚徒著書○索隱曰案漢書藝文志
云明君天下圖書計籍之所以揆天時人事
之紀故曰上四方之大書也○索隱曰案漢書者乃
指上律曆言

注陳留下 正義曰鄭州
陽武縣也

從亦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縣名屬陳留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
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
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
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鑕也身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
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
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
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
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
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
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号也是時蕭何為相

小汀文庫

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歷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戰主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二元年封封二十九年改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疑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章昭曰殿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周昌為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王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其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索隱曰方與縣名公子康曰方與縣今屬沛也之史趙尧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耳趙王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不可正義曰期以吕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

諫一本跪

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索隱曰謂不知所出也尧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

相趙王正義曰相談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馭呂后家女為妃全國走人善事呂后則必憙也馭

周本紀

王本紀

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竟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大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侯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迁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王亦前無以發遂獲趙王為御史大夫徐廣曰一年也以故事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詬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高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二歲而死徐廣曰漢書列傳文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

後五歲正義曰言后之二年

辟吏正義曰上音避

王戚兒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辛漢表又云封九十年辛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九十九年矣而漢書誤非代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

必故正義曰姚察云著

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国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国除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品后元年国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辟音避吏而繫宮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宮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及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曹

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国除駰案漢書任敖卒文元年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伝二年裴駰又別

襃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伝二年裴駰又別

會呂太后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

或曰緒業也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而故吹律調樂以音聲之

趙本

張

緒

是秦人從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勝火以定律令以兩點以兩點及北定律令正義曰此音鼻或音必履反語此方也

子類正義曰五怪反

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嘗一作常

又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名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律文法令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器物皆有法式也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丙皆使得宜此之謂順置索隱曰晉灼曰若頒及之等○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於黃帝索隱曰晉灼說為得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張蒼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顏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順代八年卒子顏代侯則顏即類也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食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

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蒼年百餘歲而卒

申屠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弛案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為隊率○索隱曰所類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文帝五年八月孝文帝欲用鄧通為丞相乃召諸公卿議之以吾私幸通國通有行故欲用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

景帝 正義曰自歸帝首露

刀還報通言丞相府不來自謝通恐入言之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君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之曰吾朝廷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下廷尉之 如淳曰嘉語其吏如淳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之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壝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壝音圍奠之壝○索隱曰壝音圍而奠之欲因此以法誅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內乃奏錯客有語嘉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壝垣故他官吾且夕決耳 徐廣曰一作夕決垣 ○索隱 漢書調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於是因歐血而死 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

年卒子侯夷代三十一年卒 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 蔑三十二年子康侯代 徐廣曰一作庚 改封靖安侯

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陳青桃侯劉舍為丞相 徐廣曰南青高祖功臣 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 父襄侯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孫謚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 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 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 相勳之孫 高陵侯趙周 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 王戊大傅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 侯繼嗣姬姬 徐廣曰姬音士角反一作齕○索隱曰姬音 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 廉謹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

於當世者 大史公曰張老文學律 大史贊曰張老文學律 令為漢名相而謚 令為漢名相而謚 貴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貴生公孫臣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 張晏曰不考經典 專用顓頊曆 周昌木 彊人也任敖以 崔德用 張晏曰謂嘏 無術學殆與 申屠嘉 張晏曰謂嘏 周昌 教等節矣然

索隱述贊曰張老 張老相漢名相而謚貴生公孫臣 以此定建令若百王天下作 正朔服色之制者 計天下作程孫臣始 申屠嘉尚行御史亞

木彊人也 正義曰言其質直倔強如木石之字

中屠嘉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責鄧通戲殿上不敬通頓首三尽出血

阿衡殷本紀曰伊尹名阿衡注曰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

侍一作傳

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娖娖無所發明帝廟太子設立如意周昌廷爭之彊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各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秋或利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

傳本下

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州或作川
殺或作改
本作匡丞相衡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州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密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浴浮沉而見謂謟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

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

弘作玄本
太史公曰

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荅魏朝訪曰物无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乏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皃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薄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取應劭曰握齱急促之皃○索隱曰應劭云齱齒音若促鄒氏音麁角反韋昭云握齱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无人為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按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此奴豎故曰豎儒也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率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謫即所謂謫戍又音陟革反卒音祖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藩東藩上曰善酈生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酈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勠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予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攻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忍予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阨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享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国云云齊宣公大子庶食菜於陸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陸侯庶生發發生皐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王陸生

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武帝故曰尉他他音駝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

魋結二云抗對也衡車拒上横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記今本名東垣屬常山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案稚浩云抗對也衡車拒上横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

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

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

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恥

欲以新造未集之越至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他魁跽然起坐○索隱曰案跽音忌夏曰跽然而起坐而起坪蒼云跽起也謝陸生曰居蛮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自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

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高牖人眾車轂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蛮夷嶇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

王何恥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索隱曰渠音詎○索隱曰渠音詎猶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

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陸生稟中裝直千金○索隱曰稟先底曰稟謂以竹為明月珠之宝也裝裹也○索隱曰稟音托案如淳云蠭林曰非稟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

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

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繄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卧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也無久慁公為也韋昭曰慁汚辱○索隱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矣○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万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

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遂○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遂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听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

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皃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卿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

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号耳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秘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夫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

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然之翕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
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
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
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
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姓說名菑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曰菑音災今為
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
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
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
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
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
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国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餘道起滎陽
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南至
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
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
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
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
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
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
徐廣曰一本无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

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緤音薛蒯者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姧非也蘇林音薄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薄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声相近此得其實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国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离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嘗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趍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鄆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陳国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也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高祖曰婁即劉也因姓劉耳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各蘇林曰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推輦卑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挽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

驕者以君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治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天下之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張晏曰吭喉也○索隱曰搤音厄吭音胡浪反一音胡岡反蘇林以為拊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

又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東都關中○索隱曰案劉氏以為留侯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敬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奉春為戲之鄉名也案漢書婁敬云齊人故曰齊奉春君）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韋昭曰矜張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秦昔反瘠瘦也漢書作嬴音積齒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敘反沮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

北邊上書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鬱人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隱曰案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今亦謂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地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旦有變亦非陛下有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遣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皆此時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卒攻斷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問曰楚戍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

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酒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周語謂之一褲杜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通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通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楚製者衣服高朗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猾音滑叔孫通聞之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拔也蘇林曰搴音起焉反臣瓚曰搴音起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為搴謂拔取也王逸云叫山名在楚音毗詣反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稷業足以繼踵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門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一作撮音纂位焉引繩為綿立表蒩

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立爲蕝又纂
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
謙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
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礼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
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索隱曰案小顏傳声教入一作幟傳言趨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
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
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礼
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礼九儀也謂公矣伯子男孤卿大夫士
也漢依以爲臚傳以次傳今之上也向秀注反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職傳警○索隱曰案輿服志云輦以輦載翳蓋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爲導也職音憶
官執職傳警案儀衛軍器職載翳蓋車器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
將音試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傳呼清道也警是此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奉賀皆竊矣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
酒注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蘇林曰當須天子中起更衣
進止有礼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低也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
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酒拜叔孫通爲太常賜
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
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
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
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
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
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索
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圄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味
也音唐敢反　其可以故陛下以欲
廢○索隱曰按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
死當之撫劒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　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是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夏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緜絕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傳音普名反其義雖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据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礼曰設柳翣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礼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

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者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

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无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持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為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廼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索隱曰案謂布之舅也）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功主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栾布立社號曰栾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大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屢曰覆駰案孟康曰屨覆蹈之也贊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去搴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屨之與屨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寃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礼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

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
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
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
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
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
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
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
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
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
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
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
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
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中縕所殺賁音奔陛
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

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
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
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
廷袁盎常引大體伉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
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
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
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
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攬轡上曰將
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
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騎○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
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曰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
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嘗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持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廢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

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趨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字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鄧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者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

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
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意
棓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棓音倍一云棓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
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潮音唐一如字漢按朝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史
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陗直刻深韋昭曰術峭高誘曰峭讀曰
陗峻○索隱曰按韋昭注云本無術字或云術謂道路也陗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
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
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
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
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
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

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
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
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曰壖音乃緣反謂壖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
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
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
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
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
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
曰一作讙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
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

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猪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日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

人言事貴果能出口豈斆此齊夫諜諜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
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
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
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
風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
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齊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
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備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輿車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
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
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
郎將從行至霸陵君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吾高臨垂邊曰
廁也蘇林曰廁溷側也音初史反包愷音初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
○索隱曰案漢書音義曰去氣依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趙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
是酒向也
○索隱曰商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為槨用紵黏漆膠陳漆其間徐廣曰紵音貯呂反黏音女居反案韋昭陳黏以漆著其間也
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鋸鑿之
無可奈何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甚為堪捍搏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鋸鑄也帝北帝山向故云北山隈顏南帝山
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甚為堪捍搏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
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其中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安縣人闚蹕蹕橋下久之乃行已
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
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鄧展曰雀淵云當淵兩疑其罪比旨處當以

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按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矣反案礼運云汙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坏者塼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云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謂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

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擢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移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辭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詰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遥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殺北地都尉卬○索隱曰案卬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索隱曰橛音其月反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按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構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曰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襜音丁甘反一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稟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稟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稟給也五

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與斬首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他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攻幕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案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

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表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无文孝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申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万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万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万石君必朝服見之不

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僞
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坐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
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
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
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声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
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
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
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
小房內非正室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浣滌徐廣
曰廁腧築垣短版也音住廁腧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腧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
靜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
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閒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牏短
板以築則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
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
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蔣○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內史
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
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
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
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張晏曰作馬字
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
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
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
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

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守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又深審謹然無他

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轡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轡音備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校多數移易貨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

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其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敝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以是

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立駈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孝驃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郤郤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illegible]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耶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讕○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讕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内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